事實類苑/卷5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五十八　廣知博識（一）

下一卷▶

◆廣知博識（一）

論地動儀

地動儀，候地震之器也。續漢書：張衡，字平子，作此儀也。以精銅鑄之。其器員徑八尺，形似酒罇，中有都柱，傍行八道，施開發機。外有八龍，首銜銅丸，每龍作一蟾蜍，仰首張口而承之，機關巧制，皆在樽中。龍首以置九州地分，如遇某分州地動，則龍銜之丸而墜蟾蜍口中，乃鏗然有聲，司候者占視之，知某州分地震也。嘗有丸落，久無奏報，未幾，隴右地震也。此法久亡，更無補續矣。又按張衡靈憲云：“元氣剖判，清濁異位，地定於內，而體於陰，地有九域山川，聖人始紀綱而後經緯也。春秋元命苞曰：「天左旋，地右動也。」河圖云：「地恆動不止，譬如人在大舟上，閉牖而坐，舟行，人之覺矣。」詳其地右動，非震也，旋行而動爾。人所不知者，若舟中不窺岸，閉牖而坐定，不知舟行矣。”張衡窮物理之極致焉，伺其右旋，地道壅塞之時，乃氣凌此州之分，機關素輕，則為之動焉。如人身中息氣，晝夜從頭至足，周身一萬三千五百息，且會寸口。其或營行壅滯不通，行處便成癰癤瘡皰時，譬丸之落處也。故漢翼奉云：“人氣尚逆，則感動天地。”天變見星氣日蝕，地變見奇物震動，所以然者，陽用其精。陰陽之形，猶人之有五藏六體。五藏象天，六體象地，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，體病則欠伸

動於貌也。又易云：“天地之數五十有五，所以成變化，而行鬼神也。”或曰：“為張衡，得以匠思，而作為傳習乎？”通曰：“厥疑有三，必難盡驗也。一、如嶺表兼海中洲渚頻動，居人以為常也。此儀可驗，則揚州之分，日日時時落丸也。二、張衡不教子孫，後無述焉。三、於國家無大利也，故不行于代矣。”

論取火

古法用火，隨時不同，人免疫氣矣。或曰：“火是壹氣，豈同水有山井雨川不同耶？”通曰：“火以木為母，母木有異故也。”周書月令，有改火之文，終而復始也。鄒子曰：“春取榆柳之火，蓋食榆柳之火也。孟夏取棗杏之火，季夏取桑柘，秋取柞楢，冬取槐檀也。此乃四時五取也。”以季夏取桑柘，則益脾也。或曰：“古之取火，必以所利者何？”通曰：“火亦氣也，久食此氣，五藏迭休囚王相。是以春宜榆柳之氣，至冬宜槐檀之氣，則百疫不生。苟此道不行，人攖逆氣，犯乎厲惡也。此改火之法，豈可輕易？漢武置別火官令丞，專掌司四取火之事也。此五帝之世，設五行之官，火官之職，司四時五變之術，是以共工祝融為火正焉。”或曰：“火之為氣，可堪食乎？”通曰：“火以熱為氣，人之食熱，豈非食乎？故易有水火既濟，則水本寒，為火之奪彌久，成熱矣。人利於熱，則或濟用焉。豈不見爇勞薪為味，味必不正？若正，則荀公不別矣。”又有誤以巴豆木入爨，令人洩痢不止。其如乾糞臭草炊爨，令物味惡是也。火官不得不重慎歟？昔并州之俗，為介之推禁火，此疑古人託以鬼神為名，得以盡禁，然後用鑽燧出之，得變新氣也。并州之俗，又成太過，冷食斯久，民有餒死者。故魏明帝出罰令甚嚴，故止用舉為并州刺史，移書介推止禁。三日後，國家鑽燧，賜羣臣火，沿之為禮式焉。今大宋應乎火德，若按法取之，則宜於清明日賜百官，餘四時唯取食爾，供其太官御膳用之，其利深博哉！

論正朔

昔者，皇王受命，必改正朔，示不相沿，而革人視聽之故。一曰天統，謂周以十一月建子為正，天所施之端也。二曰地統，謂商以十二月建丑為正，地始化之端也。三曰人統，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正，人始成之端也。蓋王者法天地人，故曰三統也。觀古之三統，循環終始，文質不同，用捨有異，其如秦變周制，以十月建亥為正，此三統之外，際三才外為法，何耶？所以後代史家，謂為閏秦者，猶十二月外加一月，歸餘於終爾。漢高祖得天下，以滅學坑儒之後，尚行秦制。至孝武帝，方用夏正，所以必用夏后氏之正者，故孔子曰：“行夏之時。”左傳：“夏數得天也。”至唐武后永昌元年，以十一月建子

為歲首，後復用夏正。肅宗上元元年，用建子為正，三年還以今正月為歲首矣。並湘山野錄。

論太平

帝王受命化成，乃登封岱，勒成頌，以紀太平之功焉。太平者，天下之人，家給民足，路無欲■〈襄攵〉，時康穀稔，物無疵厲，刑罰措置之謂也。故太階六符，相對而平正，乃曰太平也。唐太宗即位，與羣臣議，為行王道、霸道耶？有言宜行帝王道，封德彝沮其議，帝王之道，行之遲效，請以霸道。魏、杜堅請行王道，數年之間，天下治。太宗曰：“恨封德彝不見今日之太平也。”今聖上初即位，以此紀年號，俾致其太平也。贊寧要言。

蛇雉遺卵千年而為蛟龍

唐陸■〈亻 垔〉續水經嘗言，蛇雉遺卵於地，千年生而為蛟龍屬。漢武帝元封中，潯陽浮江，親射蛟於江中，獲之，乃是也。其蛟出殼之日，害於一方，洪水飄蕩，吳人謂之發洪。余少時，嘗遊杭州西城之伊山，目擊此事。又晚春，忽茂草中一雌雉飛起丈餘，翅翼零亂，又復入草中，數四不絕，久而不出，余切怪之。薙草往觀，果一巨蛇，雌雉蟠結糾纏，津沫狼藉，斯須雉驚而飛，蛇入草，始驗■〈亻 垔〉之說。玉壺清話。

見龍

張洎使高麗，方泛舟海中，因問舟人，龍可識乎？對曰：“常因雲起，多見垂尾於波瀾間，動搖舒縮，良久，雨大作，未嘗見其全體及頭角也。”洎因冠帶焚香，祝以見真龍。時天清霽，忽有龍見於水際，少頃漸多，以至彌望，矗然無數，洎甚震駭，良久而沒。楊文公談苑。

氏族

士人以氏族相高，雖從古有之，然未嘗著盛。自魏氏銓總人物，以氏族相高，亦未專任門地。惟四夷則全以氏族為貴賤，如天竺，以剎利、婆羅門二姓為貴種，自餘皆為庶姓，如毗舍、首陀是也。其下又有貧四，如工巧純陀是也。其他諸國亦如是，國主大臣，各有種姓，苟非貴種，國人莫肯歸之。庶姓雖有勞能，亦自甘居大姓之下，至今如此。自

後魏據中原，此俗遂盛行于中國，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。凡三世公者曰膏粱，有令僕者曰華腴，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，九卿方伯者為乙姓，散太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，吏部正員郎為丁姓，得入者謂之四姓。其後遷易紛爭，莫能堅定，遂取前世仕籍，定以博陵崔、范陽盧、隴西李、滎陽鄭，為甲族。唐高宗時，又增太原王、清河崔、趙郡李，通謂七姓。然地勢相傾，互相排詆，各自著書，盈編連簡，殆數十家，至於朝廷為之置官譔定，而流習所徇，扇以成俗。雖國勢不能排奪，大率高下五等，通有百家，皆謂之士族，此外悉為庶姓，婚官皆不敢與百家齒。隴西李氏，乃皇族，亦自列在第三，其重族望如此。一等之內，又如崗頭盧、澤底李、土門崔、靖恭王之類，自為鼎族。其俗至唐末，方漸衰息。

記里鼓

西京記云：“ 記里鼓者，車上有二層，皆有木人，行一里，則下層擊鼓，行十里，上層擊鍾。其機法皆妙絕焉。 ”隋開皇九年平陳，得此車，唐得而用焉。金公亮重修此車。古制或云：“ 數，里數也 ”，今皇朝蘇弼重修焉。

銅渾儀

司天監銅渾儀，景德中曆官韓顯符所造，依倣劉曜時孔挺、晁崇、斛蘭之法，始於簡略。天文院渾儀，皇祐中，冬官正舒易簡所造，乃用唐梁令瓚、僧一行之法，頗為詳備，而失於難用。熙寧中，予更造渾儀，并創為玉壺浮漏銅表，皆置天文院，別設官領之。天文院舊銅儀，送朝服法物庫收藏，以備講求。

魚尾鴟吻

漢以宮殿多災，術者言，天上有魚尾星，宜為其象，冠於屋以禳之。今亦有。唐以來，寺觀舊殿宇，尚有為飛魚形，尾指上者，不知何時易名為鴟吻，狀亦不類魚尾。

磁石指南柏指西

方家以磁石磨針鋒，則能指南，然常微偏東，不全南也。水浮多蕩搖，指爪及盌唇上，皆可為之，運轉尤速，但堅滑易墜，不若縷懸為最善。其法取新繭中獨繭縷，以芥子許蠟綴于針腰，無風處懸之，則針常指南。其中有磨而指北者，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，磁

石之指南，猶柏之指西，莫可原其理。

金雞放赦

杜鎬言，肆赦樹金雞，不知起於何代。關東風俗傳云：“ 宋存王問司馬膺之後魏北齊赦日樹金雞事，膺之曰：「按海中星占云：天雞星動，為有赦。蓋王者以天雞為度。」 ”隋書刑法志：“ 北齊赦日，令武庫設金雞及鼓於闕門右，撾鼓千聲，宣鼓建金雞。 ”或云起於西涼呂光，未知孰是。究其旨，蓋西方主兌，兌為澤。金者，巽之神，巽為號令，故合是二物，制其形，揭於長竿，使眾人覩之也。楊文公談苑。

延州五城

延州今有五城，說者以謂舊有東西二城，夾河對立。高萬興典郡，始展南北東三關城。予因讀杜甫詩云：“ 五城何迢迢？迢迢隔河水。延州秦北戶，關防猶可倚。 ”乃知天寶中，已有五城矣。

石油墨

鄜延境內有石油，舊說高奴縣出脂水，即此也。生於水際，沙石與泉水相雜，惘惘而出，士人以雉尾裛之，乃採入缶中，頗似淳漆，漆之如麻，但煙甚濃，所霑幄幕皆黑。予疑其煙可用，試掃其煤以為墨，黑光如漆，松墨不及也，遂大為之，其識文為“ 延川石液 ”者是也。此物後必盛行於世，自予始為之，蓋石油至多，生於地中無窮，不若松木有時而竭。今齊魯間，松林盡矣，漸至太行、京西、江南，松山太半皆童矣。造煤人蓋未知石煙之利也。石炭煙亦大墨人衣，予戲為延州詩云：“ 二郎山下雪紛紛，旋草窮廬學塞人。化盡素衣冬未老，石煙多似洛陽塵。 ”

鹽南風

解州鹽澤之南，秋夏間多大風，謂之鹽南風。其勢發屋拔木，幾欲動地，然東與南皆不過中條，西不過席張鋪，北不過鳴條，縱廣止於數十里之間，解鹽不得此風不冰，蓋大滷之氣相感，莫知其然也。又汝南亦多大風，雖不及鹽南之厲，然亦甚於他處，不知緣何如此。或云自城北風穴山中出，今所謂風穴者，已夷矣，而汝南自若，了知非有穴也。方諺云：“ 汝州風，許州葱 ”，其來素矣。

跳兔

契丹北境有跳兔，形皆兔也，但前足纔寸許，後足幾一尺，行則用後足跳，一躍數尺，止則蹶然仆地，生於契丹慶州之地大漠中。予使虜日，捕得數兔持歸，蓋爾雅所謂蹷也，亦曰蛩蛩巨虛也。

蠓

蟭螟之小而綠色者，北人謂之蠓，即詩所謂蠓首蛾眉者也。取其頂深且方也。又閩人謂大蠅為胡蠓，亦蠓之類也。

白雁謂之霜信

北方有白雁，似雁而小，色白，秋深則來。白雁至，則霜降，河北人謂之霜信。杜甫詩云：“故國霜前白雁來”，即此也。

淤田

熙寧中，初行淤田法，論者以謂史記所載，涇水一斛，其泥數斗，且糞且溉，長我禾黍。所謂糞，即淤也。予出使至宿州，得一石碑，乃唐人鑿六　門，發汴水以淤下澤，民獲其利，刻石以頌刺史之功。則淤田之法，其來蓋久矣。

大陸

予奉使河北，邊太行西北，山崖之間，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，橫亘石壁如帶，此乃昔之海濱。今東距海已近千里，所謂大陸者，皆濁泥所湮耳。堯殛鯀于羽山，舊說在東海中，今乃在平陸。凡大海，漳水、滹沱、涿水、桑乾之類，悉是濁流，今關陝以西，水行地中，不減百餘尺，其泥歲東流，皆為大陸之土，此理必然。

淮泗不入江

唐李翺為來南錄云：“自淮沿流至于高郵，乃泝至于江。”孟子所謂“決汝漢，排淮泗，

而注之江”，則淮泗固嘗入江矣。此乃禹之舊跡也。熙寧中，曾遣使按圖求之，故道宛然，但江淮已深，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。

雁蕩山

溫州雁蕩山，天下奇秀，然自古圖牒，未嘗有言者。祥符中，因造玉清宮，伐山取材，方有人見之，此時尚未有名。按西域書，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，雁蕩山芙蓉峯龍湫。唐僧貫休為諾矩羅贊，有“雁蕩經行雲漠漠，龍湫宴坐雨濛濛”之句。此山南有芙蓉峯，下有芙蓉驛，前瞰大海，然未知雁蕩龍湫所在。後因伐木，始見此山。山頂有大池，相傳以為雁蕩，下有二潭水，以為龍湫。又有經行峽、宴坐峯，皆後人以貫休詩名之也。謝靈運永嘉守，凡永嘉山水，遊歷殆遍，獨不言此山，蓋當時未有雁蕩之名。予觀雁蕩諸峯，皆峭拔嶮怪，上聳千尺，穹崖巨谷，不類他山，皆包在諸谷中。自嶺外望之，都無所見，至谷中，則森然干霄，原其理，當是為谷中大水衝激，沙土盡去，惟巨石巋然挺立耳。如大小龍湫、水簾、初月谷之類，皆是水鑿音漕之穴，自下望之，則高巖峭壁；從上觀之，適與地平，以至諸峯之頂，亦低於山頂之地面。世間溝壑中，水鑿之處，皆有植土龕巖，亦此類耳。今成皋、陝西大天澗中，立土動及百尺，迥然聳立，亦雁蕩具體而微者，但此土彼石耳。既非挺出地上，則為深谷林莽所蔽，故古人未見，靈運所不至，理不足怪也。

毛羅島

嘉祐中，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，風飄抵岸。船中有三十餘人，皆衣冠如唐人，繫紅鞓角帶，短皂布衫，見人皆慟哭，語言不可曉。試令書字，字亦不可讀，行則相綴如雁行，久之，自出一書示人，乃唐天祐中告授毛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。又有一書，乃是上高麗狀，亦稱毛羅島，蓋用漢字，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。舡中有諸穀，惟麻子大如蓮的，蘇人種之，初歲亦如蓮的，次年漸小，數年後，只如中國麻子。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知崑山縣事，召其人，犒以酒食，食罷，以手捧首而■〈馬展〉，意若懽感。正彥使人為其治桅，桅舊植舡木上，不可動，工人為之造轉軸，教其起倒之法，其人又喜，復捧首而■〈馬展〉。

朱髹國入貢撒殿

熙寧中，朱髹國使人入貢，乞依本國俗撒殿，詔從之。使人以金盤貯珠，跪捧於殿檻之

間，以金蓮花酌珠，向御座撒之，謂之撒殿，乃其國至敬之禮也。朝退，有司掃徹得珠十餘兩，分賜是日侍殿閤門授副內臣。

歲首畫鍾馗于門

歲首畫鍾馗于門，不知起自何時。皇祐中，金陵發一塚，有石誌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，宗慤有妹名鍾馗，則知鍾馗之設亦遠。

雀舌茶牙

茶牙，古人謂之雀舌麥顆，言其至嫩也。今茶之美者，其質素良，而所植之木又美，則新牙一發，便長寸餘，其細如針。惟牙長為上品，以其質幹土力，皆有餘故也。如雀舌麥顆者，極下材耳，乃北人不諳，誤為品題。予山居，有茶崙，嘗茶詩云：“誰把嫩香名雀舌？定來北客未曾嘗，不知靈草天然異，一夜風吹一寸長。”

焦核荔枝

閩中荔枝，核有小如丁香者，多肉而甘，土人亦能為之。取荔枝木，去其宗根，仍火燔令焦，復種之，以大石抵其根，但令傍根不得生，其核乃小，種之不復牙。正如六畜去勢，則多肉而不復有子耳。

子方蟲

元豐中，慶州界生子方蟲，方為秋田之害。忽有一蟲生，如土中狗蝎，其喙有鉗，千萬蔽地，遇子方蟲則以鉗搏之，悉為兩段。旬日，子方皆盡，歲以大穰，其蟲舊曾有之，土人謂之旁不肯。

養鷹鸇法謂之■〈口木〉漱

養鷹鸇者，其類相語謂之■〈口木〉漱，■〈口木〉音以　反。三館書有■〈口木〉漱三卷，皆養鷹鸇法度及醫療之術。

芋梗治蜂螫

處士劉易，隱居王屋山，嘗於齋中見一大蜂，罥于蛛網，蛛搏之，為蜂所螫，墜地。俄頃，蛛鼓腹欲裂，徐徐行入草，蛛嚙芋梗微破，以瘡就嚙處磨之，良久，腹漸消，輕躁如故。自後，人有為蜂螫者，按芋梗傅之則愈。

油煎蛤蜊

宋明帝好食蜜漬鰬鰂，一食數升，鰬鰂乃今之烏鰔腹也，如何以蜜漬食之？大業中，吳郡貢蜜蟹二千頭，蜜擁劍四瓮。又何嗣嗜糖蟹。大底南人嗜鹹，北人嗜甘，魚蟹加糖蜜，蓋便於北俗也。如今之北方人，喜用麻油煎物，不問何物，皆用油煎。慶曆中，羣學士會於玉堂，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簣，令饔人烹之。久且不至，客訝之，使人檢視，則曰煎之已焦黑，而尚未爛，坐客莫不大笑。予嘗過親家，設饌，有油煎法魚，鱗鬣虬然，無下筯處，主人則捧而橫嚙，終不能咀嚼而罷。

烏脚溪

漳州界有一水，號烏脚溪，涉者足皆如墨，數十里間，水皆不可飲，飲則病瘴，行人皆載水自隨。梅龍圖公儀官州縣時，公牒至漳州，素多病，預憂瘴癘為害。至烏脚溪，使數人肩荷之，以物蒙身，恐為毒水所霑，兢惕過甚，睢盱矍鑠，忽墜水中，至于沒頂。乃出之，黑體黑如崑崙，自謂必死，然自此宿病盡除，頓覺康健，無復昔之羸瘵，又不知何也？並筆談。